

理想小說

未來之上海

有正書局印行

歷朝野史	湘山野錄	蠟因筆記	分甘餘話	言餘隴蜀餘聞	談話合本	吳門畫舫錄	秦淮畫舫類錄	宋稗類鈔	滄洲紀事仿指南錄	汴園濕襟錄	東塘曝日雜記	簷曝雜綴	紫桃軒雜綴	竹窗叢書第一集	筆記叢書第一集	東坡筆記	六研齋筆記	平等閣筆記	江邨消夏錄	藝舟雙楫
四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冊	一冊
六角	三角	二角	三角	二角五分	二角	五角	四角	一元五角	一角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四角	一元二角	二角五分	五角	三角	六角	四角	八角	三角五分

●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初版

未來之上海

(每冊大洋三角)

編輯者 時報館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三百〇九號 有正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平街 有正書局

分售處 天津奉天 南京鎮江 蘇州杭州 有正分局

南昌揚州

〔不〕〔許〕〔翻〕〔印〕

❖ (新) ❖ (小) ❖ (說) ❖

大俠錦帳客傳	比德臨陣筆記	福爾摩斯探案	時報短篇小說	小本鏡台寫影	霜刃碧血記	結核菌物語	小本六號室	小本黑衣孃	小本荳蔻葩	風洞山傳奇	無名之英雄	環球旅行記	鬼室餘生錄	海天嘯傳奇	土裏罪人	火裏罪人	阿難小傳	舊德小傳
一角六	一角	一角五分	一元二角	一角四分	四角	二角	一角二分	一角四分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三角	二角	四角	一元	五角	三角

大寶窟	肱之	秘篋	滑稽	九時	空谷	梅落	望花	萬鴛	愛里	女魔	啞旅	美人	金葉	黃筆	飛行	俠奴	砭真	閨中	隧中	
四角	四角	七角五分	一元	六角	七角	六角	一元	八角	一元	一元	七角五分	二角	一角	五角	四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女首	妬之	黃鑽	鴻巢	俠英	小公	無行	孤淺	二兒	八疑	鳳除	紅厄	鴛閨	遺鴛	電威	奇獄	紅淚	情網
六角	四角	五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滑稽小說

未來之上海

(倚虹)

讀者諸君還記得民國五年那一年的四月裏頭有一隻新裕輪船滿載著一艘的北方健兒直指福建方面而去不提防行至什麼刀魚山相近的洋面猛然被同行的軍艦攔腰一撞便立刻沈沒下去可憐船上的人大半全葬身魚腹那時候我便是其中遭難船員之一幸虧我掉下海裏去的當口不曉得怎麼樣居然被我撈著一隻救命圈我便借著他的力量隨波逐流的飄蕩去了也不知飄了多少時候後來竟飄到一座荒島的海灘上面停住我便欣然登陸得慶更生誰知這座荒島雖不甚大却是杳無人迹我處著這種荒寂境界到也覺得別有奇趣從前看見小說書上有什麼魯濱孫飄流記不想我今日竟與魯濱孫的身世相同將來我果能歸帆祖國到要買一塊鷄血石頭請一位鐵筆大家刻他一塊『中國之魯濱孫』的圖章狠可以笑傲同儕呢我在

這荒島靠着吃些果實度日也不知經過多少歲月但覺我從前的頭髮一根一根是黑得如漆一般後來漸漸的由黑而黃由黃而白纔知道現在的時光距離着民國五年已經是狠遠的了有一天正是夕陽西下我恰立在海灘上面蒼茫遠眺只見銀濤千頃一望無際除却了一輪血紅的落日同着幾點雪白的海鷗再沒有第三種顏色我看了這一幅可愛的天然水彩畫正在那裏兀自出神迴想到我當年在上海的時候每逢傍晚從招商局裏散工出來我必定信步沿着黃浦灘走到外擺渡橋凭着鐵闌眺望一回那風景也正不惡不過沒有今日這樣洋洋大觀罷了想到這裡我又未免動了故鄉之念這個時候那天碧海當中忽然湧起了十幾丈高的浪頭直噴得那浪花四濺我正覺得奇怪再一定睛看時那浪花飛處却湧現出一個黑色的怪物足足有十幾丈長那怪物頂上浪頭依然是噴個不住我一想不好這一定是海中的

鯨魚來了。從前我在小學堂裡讀書，就會經瞻仰過動物圖說上面的鯨魚，肖像與今天這脊上噴水的怪物大略相同。我現在是處於這孤立無援的地方，又沒有器械抵禦。今天晚上恐怕要借他的五臟廟做我的大旅館了。那知我正驚惶無措之際，那黑怪物却越來越近。一會兒他那尾巴上却又高高的生出一葉翅膀起來。我想鯨魚已是稱霸海中，若再憑空的添上翅膀，豈不更要稱雄天上麼？我心中兀自在那裡疑惑到把方纔恐懼的意思忘記了。此時海濱的紅日正低落在水平綫上，那萬道金光恰正射在那黑怪物的上面，照得他清清楚楚。那尾巴上那裡是什麼翅膀，却是高高的懸着紅黃藍白黑的。一幅國旗我想這更是奇而又奇了。怎麼現在連水族也聰明起來，曉得插上一面國旗，可以做個文明的裝飾品。愛國的大商標真是咄咄怪事！黑怪物的上面怎麼會有人影子走來走去呢？從前但聽見有一句『船頭上跑馬』。

『的古話。今天我竟親眼看見魚脊背上走路。可謂無獨有偶哦！我這時候腦筋忽然清楚了。這海中那裏是怪物。那裏是鯨魚。必定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潛行艇呀。我明白過來。朝他越看越像。我便拍着手。向着他大聲喊叫。要想請他在荒島旁邊停泊。一會救我回國。送我到上海去。真是天無絕人之路。這潛行艇上的艦長。却具了菩薩的心腸。慈悲的觀念。不像那一班專喜歡殘害同胞。不知人道主義的武人。他竟慢慢的將艇靠岸。我不瞞列位說。在下却是淺陋得狠。除掉了在雜誌圖畫上。同電光影戲上看見過幾張外國潛行艇的寫真以外。真的潛行艇。從未曾見過。今天三生有幸。居然看見潛行艇。又居然看見掛着中國國旗的潛行艇。心中的快樂。也就可想而知。不覺向國旗拍着手。高呼萬歲起來。這時候潛行艇上。却大搖大擺的走上幾個人來。這幾個人當中。却有三位戴高帽子的。那個帽子竟高得可怕。比起那從前文明結婚國會。

開會所用的大禮帽還要高二三尺差不多要同那城隍廟裏『一見生財』的帽子不相上下不過形式稍爲文明靈俏些我看了心中十分納罕因爲自己離了祖國多年不曉得服制現在變更到什麼地步所以也不敢驟然相問我先做我緊要的事體便將自己如何遭難如何飄流的情形向他們述了一遍請他們將我帶回中國的上海去他們一行人衆聽了都奇怪得了不得紛紛的向我由頭至足的仔細瞧了又瞧好像把我當作了一件什麼夏鼎商彝的古玩一般在那裏詳細研究我這面皮若不是在海灘上被風吹老這時候真要被他們瞧得害臊起來他們瞧了半天大家切切私語我也聽得不甚清楚只聽見他們有兩個人說道這個真可以算得是個古人了我聽見嚇了一跳這古人兩字向來是人家說死人的代名詞怎麼他倒把我罵做死人呢這却不能不問他一問此時我看那三位戴高帽子的人趾高氣揚大有不可一世

之概。我想必定是其中的大脚色了。我乖巧得狠，就不敢去同他直接談話。恐怕碰他的釘子。我却趁他們紛紛議論的時候，我就向著一位面目和善些的人，鞠了一躬，問他道：「方纔他們諸君子說我是個古人，這話怎講？我現在魂靈與軀殼並未分家，如何把我硬派著是歷史上人物呢？難道是罵我不成？」那位先生聽了，笑了一笑，道：「這是你誤會了。你現在的的確確可以算得古人了。我聽了更覺詫異。他又道：『我且問你，你還記得那年新裕輪船遭難的時候，你的貴甲子是多少？』」我道：「那一年是六十一，我還牢牢記得。頭一年我正是六十整壽，做生日的那一天，還有人送我的糕桃燭麵呢。」那人笑道：「這就不錯了。你想新裕遭難是民國五年，正是西歷一千九百一十六年。那年你的高壽是六十。」今年已經是西歷二千零一十六年，正是民國紀元一百〇五年。你於六十一歲上再整整的加上一百歲，豈不是一百六十一歲麼？你想從前清朝的人

活到九十五六歲便要連閨併記拉扯著混冲是一百歲好去豎座百歲坊還要請專制魔王稱他一聲熙朝人瑞你說肉麻不肉麻像你現在是的確確的一百六十一歲的老先生還不算得古人嗎此刻我們中華民國裡面與你同時的人差不多沙蟲猿鶴全化異物只剩了那位講究素食衛生的伍廷芳老博士他還健在你此番到了上海倒可以到戈登路觀渡廬裏去同他痛痛快快的談一談大約你們二位研究的結果必定於延長壽命的方法大有發明呢我聽了這一番話真是又驚又喜喜的是我何人斯居然享著這種高年可以做那研究人類進化學上的活動標本驚的是離家百年那家族上的變遷也就可想而知老妻稚子遙想也早已先我與草木同腐這次回去有何趣味到不如仍然在此過我的魯濱孫生活可以免却了許多煩惱後來一想古時候的丁令威化鶴歸來是動了城郭猶是人民已非的感慨現在世界必定

是進化狠速。況且又隔着悠悠百歲之久。恐怕連城郭也非不但有形的物質。與前大不相同。便是那種種無形的風俗人情。習慣嗜好。大約也與前迥異。即如那三位先生戴的高帽子。我就莫名其妙。就不能不問。我還記得民國三四年間。我就事天津。與上海作短期的小別。那曉得回來一看。上海的城也拆了。河也填了。洋涇浜的臭氣也消滅了。當時已不禁滄桑之感。這次果然回到上海。必定更有許許多多的奇怪事情。滑稽人物。鑽到我的眼簾。耳鼓裏。來到不可輕輕孤負。于是我打定了回上海的主義。又重申前請。求他們潛行艇中。諸位先生將我附載而去。這時候那戴高帽子的先生。用那莊嚴的態度。使出神聖的腔調。對著我道。你果真是新裕船上遭難人麼。我道。怎麼不是我還有。一隻破爛的救命圈。爲充分的證據呢。那戴高帽子的先生。搖了一搖頭。鼻子裏便哼一聲道。這却不能帶你回國了。我忙問怎麼。他便高聲道。你是個帝制。

嫌疑犯。你是個帝制嫌疑犯。說着面孔上很露出一種得意的情形出來。噯呀。我聽了。這話真是有冤沒處申。頭頂上賽如打了一個焦雷。我便理直氣壯。急急的向他分辯道。先生之言差矣。我當時不過在新裕船上做了一個查票員。完全是商業公司中的職員。我們祇知道受了公司中出航命令。便開船。完全是服從公司的命令。並不是服從什麼帝制派的命令。至於船上運的兵去打那一方面。我們下級辦事員更無過問之權。怎麼你先生便不分青紅皂白。一口咬定我是個帝制派的嫌疑犯呢。況且我又向來是個一品大百姓。又穀不上受皇帝的綸綍。天恩封侯封爵。做參政做顧問。也沒有學過什麼駢四麗六的文體。上那典麗喬皇的勸進表。也沒有受著許多父老昆季的委托去做請願代表。也沒有在什麼元勳報。準元勳報。裡面當過一天的主筆。這帝制嫌疑犯的罪名。何能成立。那戴高帽子的先生聽了我一番侃侃而談。一時倒答不

出來口中還是念念有詞的道：「總不免是帝制派的遺孽……此時旁邊却轉出一位面如秋霜，魁梧奇偉的人來，向著那先前與我說話的那人道：「既往不咎，玄甫又何必舊案重提，逼人太甚呢？我看這人羈棲荒島，著實可憐。我們與他究竟總是同胞，何忍任他永遠飄流？不如將他帶了回國，好在艇中也不少他這一榻之地。」這人的話還未說完，忽地斜刺裡又走出一位戴高帽子的，人氣噓噓的嚷著：「道子壯君，這却不能。北京已經開院了好幾天了，我們是要趕著赴院報到，你也要早點到任。又低低的道：「要曉得這個總長的位置，也真不容易弄到手。若不是犧牲了無數同胞的生命，流了無數同胞的血，如何能讓我們插身進去？你現在憑空的因為你，不相干的人，又要遠道上海耽擱緊急的工夫，我却絕端的反對。況且艇上還有那些寶貨，不便……說著却急急的使了個眼色。那位總長先生聽了，這戴高帽子的話，又看見了他使的眼色，忽

然省悟過來。便道：不錯，不錯，究竟是國家事，大個人事，小我們，還是先其所急。罷說著，長揚著，便要上艇走了。我一想，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怎能輕輕的放過？遂又苦苦的哀求了一會，倒還是那位面如秋霜的總長，心軟些，竟允許代我設法，却不允許我乘他們的潛艇同行，恐怕我窺破他們艇上秘密似的。我道：『噯呀，總長先生，你不是同我開頑笑嗎？這麼四面不靠的荒島，怎樣走法？如果有法子，可想我早已回去，也不在這裡過一百歲了。』那總長先生笑了一笑，道：『你別管，包你今晚上海便了。』說罷，他却回過頭來，叫那起先同我說話的那個面貌和善的人道：『你快到艇上，打個無線電報給二〇〇五四號的飛機，就說是我說的。他們如果今天回上海的時候，叫他們到荒島上來，略停一停，將這個人帶回去，千萬不要誤事。』那人答應著，上艇去了。不一會兒，來回話道：『飛機上的回電說知道了。』那總長先生却微微的點了一點頭，對我道：

你可以放心了麼。我這一樂非同小可。自然是稱謝不遑。但是我一想飛機上的人不認得我。他們大隊人馬又先乘著潛艇走了。萬一飛機上人竟不帶我去。如何是好。我便又將這層恐怖的意思向那總長先生說了。誰知那總長先生竟是送佛送到西天。成全到底。他便派那面貌和善的人在這荒島上陪我。以便飛機來時有人介紹。可以一同回上海去。我這時候真是感激他到二十四分。心中暗暗的祝禱上帝。道像這種好人請上帝保護他的前途。叫他逢凶化吉罷。此時那可愛的總長先生將救我回上海的事體安排方了。正要同我談談這荒島的狀況。可惡那三位戴高帽子的人。急急忙忙的催著他歸艇。好像他的艇上有一樣東西。比他的生命還要寶貴些呢。那總長先生也被他逼得沒法。祇得與我握別而去。我很想送他們上艇。借此可以登艇去見識見識。那知他們依然攔著不許。我很疑心他們借這艇上鬧什麼鬼戲。也不曉得是。

在那裡挾妓飲酒也不曉得是在那裏開燈私吃不然大方方的怕什麼人要這樣鬼鬼崇崇幹什麼後來我又想這或者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德罷了你想堂堂總長那裏肯許同舟共濟的伙伴做那苟且的事體一定是艇中有什麼緊要公文怕人窺破所以纔這樣的慎重我此時回上海的心切也不去研究這些無干自己的問題目送他們的潛艇去乘風破浪後就同著那位面貌和善的先生兩人翹首雲天等候飛機罷了此時正閒著無事我忽然想起那潛艇上的戴高帽子的人物來我便問那人道先生我請教一件事那潛艇上戴高帽子的是什麼人那人翹起一個大指道是議員我道哦原來是個藝員怪道戴那個高不可攀的帽子呢很像舞台上的丑腳不要開口祇要頭動一動就要引得人家忍俊不禁但是怎樣總長也同這些戲子如兄若弟的混在一隻船上難道他們是唱文明新戲的比著唱老戲的要號稱開通得

多。所以。總長。引而近之。麼。那人。不待我。說完。猛的。向我。啐了。一口。道。呸。你不要。胡說。他們。全是。神聖。不可。侵犯。國民。托命的。議員。呀。不是。那。粉墨。登場。跌撲。氈。氈。的。藝員。你。不要。弄。差了。我。不服。道。那麼。他們。爲什麼。要。戴。那種。引人。發笑。特別。放大的。高帽子。呢。難道。是。做了。議員。一定。應該。戴。高帽子。法律。上有。明文。規定。不成。那人。道。規定。呢。是。沒有。規定。不過。起初。是。出於。一般。國民。慕敬。他們的。意思。送。他。一頂。高帽子。戴。戴。那。曉得。他們。正。喜歡。戴。高帽子。於是。便。直。受。而。不。辭。相。習。成。風。這。高帽子。遂。變。作。議員。的。標幟。你。要。知道。他們。議員。也是。各人的。頭。顧。不。一。有的。戴。得。合式的。有的。小頭。小腦。戴。得。不合式的。他。也要。勉強。硬。戴。戴。起來。搖搖。晃晃。一陣。風。來。頭。重。脚。輕。就此。跌。倒了。不。希奇。他。一。骨碌。扒。起來。撲。撲。身上的。灰。拾。起了。帽子。又。戴。毫。不。難。以。爲。情。你。說。可笑。不可笑。總。之。你。離。開了。中國。的。日子。太。長。遠。了。各種。新鮮。奇怪。的。事體。你。全。不。清楚。所以。難怪。你。